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创刊号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创刊号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 第1辑 / 上海市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444-1040-4

I. 东... II. 上... III. 汉语—语言学—期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805 号

东方语言学

第1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上海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插页 2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 7-5444-1040-4/H·0043 定价: 35.00 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 64377165

责任编辑 夏 军
封面设计 郭伟星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宇明 (教育部语信司)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钟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朱庆之 (北京大学)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上海师范大学)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齐沪扬 (上海师范大学)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南京大学)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发刊辞

《东方语言学》主要以东亚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宗旨是用语言学的普遍原理来研究语言，并通过由研究这些语言中的特有现象所得到的规律丰富语言学的普遍原理。

每个地区的语言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研究该地区语言的学者发现新的语言现象，提出新的语言理论。这些新发现起到丰富语言学普遍理论的作用，使得原有的理论更具普适性；而不是由此去建立具有某地特色的语言学。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立足语言事实。

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出发点就是经验世界，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发现普遍现象，总结规则，提出假设，形成理论，并作出更深层次的解释。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面向活的语言。

语言材料中，首要是活的语言。但是，这并不等于排斥对文献的重视。文献与活的语言并不对立，任何语言文献，都是对历史上活的语言合格程度不等的记录。今天的语言记录就是明天的历史文献。只要把历史文献作为活的语言来对待，研究它所展示的语言结构系统与文献编撰者的语言结构系统，以及语言结构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也就是面向活的语言。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重视方法。

人类社会，工具的变化会引起社会形态的变革，所以会有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网络时代这些以工具命名的社会名称。在任何学科中，工具与方法的改变同样会引起这个学科革命性的发展。所以，科学就是方法论。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20 世纪的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生成学派，无不代表研究方法的改变。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科学的思潮与方法势必被移植到社会科学中来。特别是计算机与网络的出现，已经导致新经济社会形态的出现，它对所有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必定产生冲击性的影响。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走向形式表达。

一切经验科学的共同特点，是根据有限的事实提出假设，通过演绎的方法推导出各种新的结论，经过经验世界的验证，最后证实或修正假设。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自然也不例外，不管哪个学派，都必须把语言事实、语言现象抽象为数学—逻辑能够操作的形式，通过假设（规则），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与预测。这是语言学科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寻求解释。

语言科学与其他经验科学一样，从描写走向解释是科学工作的必需。每一条假设（规则）的提出，就是对有关语言事实与现象的内部解释。当现象在系统内得不到解释的时

候，自然要寻求系统外的解释：音系内容需要语音发生和感知的解释，语言普遍现象需要人类认知功能的解释。这些解释把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必然使语言学呈现出蓬勃生机。

我们提倡语言研究要着眼创新。

语言学是一门不成熟的经验科学，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创新。从这点考虑，本刊更着眼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欢迎新材料、新观点、新解释。《东方语言学》为东方语言的研究者提供一块试验田。欢迎语言学界的朋友们来共同耕耘，让这块园地开出万千花朵，结出累累果实。

东方语言学不是封闭的，而是面向世界的。东方语言的研究者应该像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关注和投身语言普遍规律的研究，并以连续文献历史长、语种多样、语言/方言间关系复杂等方面的特有资源，为发展更具有概括力和普适性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自己的特有贡献。

目 录

语义焦点	徐烈炯 3
“形式描写、功能解释”的当代语言类型学	陆丙甫 10
三种谓词性重复格式的句法、语义分析	杉村博文 22
话题结构与相关性、自足性	史有为 33
焦点（强调成分）的调查研究框架	刘丹青 53
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	袁毓林 73
双命题结构“把”字句的论元配置	金立鑫 83
周遍性成分的句法身份	李金满 92
《左传》零形式指同的话语分析	毛茂臣 100
历史语言学的五项基本	朱晓农 121
上古同部重出三等韵的元音长短区分	郑张尚芳 131
合璧词和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倾向	游汝杰 140
竞争性音变与历史层次	潘悟云 152
方言音节结构的分析问题	沈钟伟 166
重读与非重读：共时现象中蕴含的两类历史演化条件	江 荻 183
吴语衢州片效摄的读音层次及其跟邻近方言的类型比较	陈忠敏 192
难“汉语自反读音”说	麦 耘 205
临高语声母的特殊音变及其与同族语言的关系	辛世彪 213

语义焦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徐烈炯

内容提要 一般地说,印欧语比汉语更多使用语法手段,表达焦点敏感算子与焦点词语的语义关系方面恰恰相反,印欧语用语音表达,汉语反而用句法表达,算子浮动到尽可能接近焦点的位置,而且还要受到成分统制和区域性条件等句法限制。这说明汉语也受句法制约,虽然不表现在反身代词约束等方面,至少表现在焦点关联方面。

关键词 焦点 焦点敏感算子 句法条件

1. 引言

焦点是和话题同样重要的语用概念。焦点既然是语用概念,在各种语言中必然都存在。焦点在各种语言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语法化,在汉语中也不例外。以前语法学界对汉语中焦点的语法表现,研究得不如话题那么全面,集中在个别问题。

语言学中常常用“焦点”来统称几个不同的概念,其中有信息焦点 (informational focus)、对比焦点(contrastive focus)、语义焦点(semantic focus)等。有关它们之间的区别,可参阅徐烈炯(2001)。国内出版的文献有论及汉语的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的著作,张伯江、方梅(1996),徐烈炯、刘丹青(1998)等虽然都不用“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这两个名称,对其概念和表现有所涉及。文献中对汉语语义焦点的论述似乎更少,以上两本书都没有提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语义焦点在汉语中的语法体现,透过这一点可以看到汉语和其他语言有不同之处,更有共同之处。

语义焦点是真值条件语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典型的汉语语义焦点例子如下:

- (1) a. 只是/只有小李星期六值班。
- b. 小李只是/只有星期六值班。
- c. 小李星期六只是值班。

这类句子都具有一个关键成分,真值条件语义学把这类关键成分称为焦点敏感算子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参见 Partee 1991, 1999)。焦点敏感算子有很多种,它们的共同点是必须与句子某个成分有关联(association),与它们关联的成分称为句子的语义焦点。以上三句中的 焦点敏感算子是“只是/只有”,与它后面的词语“小李”、“星期六”和“值班”关联,“小李”、“星期六”、“值班”分别是这三句的语义焦点。为什么叫语义

焦点?对于研究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语言学家说来,所谓的语义就是真值条件,而句中一旦出现焦点敏感算子就会对句子的真值产生影响。假如小李和小张都星期六值班,那么(1a)是假的,而(1b)和(1c)可以是真的。假如小李星期六和星期日连续两天值班,那么(1b)是假的,而(1a)和(1c)可以是真的。

如果句中没有焦点敏感算子,情况就有所不同。以下几句中的焦点也可以分别落在“老张”、“明年”、“休假”等不同的成分上。

(2) a. 小李星期六值班。

b. 小李星期六值班。

c. 小李星期六值班。

但是不论焦点落在哪个词语上,句子的真值都是一样的,如果其中一句真,其他两句必然也真,因为这是信息焦点,信息焦点不同使用场合就不同,但是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

以上我们用的是真值条件语义学的通用术语,读者一定已经发现他们所说的“关联”,其实就是国内汉语语法学家所谓的“语义指向”。这样的语义现象各国语言中都有,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而且做过详细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要研究焦点的语义指向,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说话者怎么使听话者知道句中的敏感算子指向哪个成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种语言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语法手段来体现关联这个语义概念。既然进入了语法领域,各种语言就可以有所不同,汉语在以下几方面与英语和一些其他印欧语有所不同。

a. 焦点敏感算子所属的语类及其句法位置

b. 语义焦点的表现形式

c. 关联所受的条件限制

本文就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算子表达的语气,也不是给所指成分做概念分类,分成指人、指物、指时间、指地点等等。虽然采用了形式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本文尽量少用形式语言学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了解形式语言学的读者很容易会想到按最简方案的精神让焦点在逻辑式移位核查焦点特征,从而确立焦点与敏感算子的关系,确实也有人这样提议。考虑到国内大多数读者,这类处理就不介绍了,我们力求把问题表述清楚,引起大家的兴趣,一起来研究焦点。

2. 焦点敏感算子

Partee (1991), Rooth (1995), Hajicova, Partee & Sgall (1998) 等著作中探讨过英语有哪些焦点敏感算子,李宝伦、潘海华、徐烈炯(2003)及徐烈炯、潘海华(2005)对国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介绍。敏感算子中有全称量词“all”,表示频度的“always”,表示情态的“must”,表示条件的“if”,表示否定的“not”,表示说话者看法、态度的“it is strange that”,以及表示疑问的“why”等等。与之相当的汉语词语一般也是焦点敏感算子,例如相当于全称量词的“总是”,表示频度的“通常”,表示情态的“必须”,表示条件的“如果”、“要是”,表示否定的“不”,表示说话者看法、态度的“很奇怪”、“真的”、“居然”、“竟然”以及疑问词“为什么”等等。^[1]

把以上这些英语和汉语的焦点敏感算子比较一下立即会发现两种语言中的焦点敏感算子有以下不同之处。英语中的焦点敏感算子分属各个不同语类：“all”是限定词，“always”是频度副词，“must”是情态动词，“if”是连词，“not”是否定副词，“it is strange that”是以从句为主语、以形容词为谓语的结构，“why”是疑问副词，而汉语中的焦点敏感算子基本上是副词。这一不同直接造成了汉语焦点敏感结构的以下两大特点。

2.1. 浮动性

由于汉语副词的句法位置有一定的自由度，焦点敏感算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浮动的目的是使焦点敏感算子可以尽可能靠近与之关联的语义焦点。以下重复徐烈炯(2001)中的例子。

- (3) a. 总是老张星期一开校车。
b. 老张总是星期一开校车。
c. 老张星期一总是开校车。
- (4) a. 通常老张星期天打扫房间。
b. 老张通常星期天打扫房间。
c. 老张星期天通常打扫房间。
- (5) a. 必须大家会上表示同意。
b. 大家必须会上表示同意。
c. 大家会上必须表示同意。
- (6) a. 如果老张去年申请，就不会有问题了。
b. 老张如果去年申请，就不会有问题了。
c. 老张去年如果申请，就不会有问题了。
- (7) a. 不是大家会上同意就不行。
b. 大家不是会上同意就不行。
c. 大家会上不同意就不行。
- (8) a. 居然老张在会上答应了。
b. 老张居然在会上答应了。
c. 老张在会上居然答应了。
- (9) a. 为什么他们会后反对？
b. 他们为什么会后反对？
c. 他们会后为什么反对？

齐沪扬(2003)所说的语气副词中有很大部分是我们说的焦点敏感算子，他把位于句首的称为高位语气副词，对整个命题进行表述；把位于动词前的称为低位语气副词，对句子的述题进行表述。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到每一个大于动词词组（VP）的句法投射前都可以出现这类副词。

相比之下英语中的焦点敏感算子分属不同语类，有些语类如连词和情态动词等词序固定，没有机动性。只有“only”等极少数焦点敏感算子可以浮动，语言学家对浮动现象进行过详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汉语算子浮动的认识。大多数英语焦点敏感算子不具备浮动的条件，因此很难通过句法手段来标定语义焦点。

有些汉语焦点敏感算子原来也不是副词。例如“如果”本来是个连词，连词本来只出现在句首或者句末，可是因为“如果”有焦点敏感算子的功能，其语法特性起了变化，也可以浮动了。这样一来连词的作用反而不大了，于是往往要在条件从句的末尾加上另一个连词“的话”。

(10) 老张去年如果申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的话”位于条件从句和主句之间起连接作用。有关连词位置的论述可参阅刘丹青(2000)。

2.2. 浮动的局限性

汉语副词的句法位置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一般只能位于动词之前，不能位于动词之后。这就使焦点敏感算子的浮动有一定的局限性。焦点敏感算子仍不可能绝对紧靠语义焦点，除非改用分裂结构等其他句式。我们以上文(4c)为例。不论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老张星期天通常做的事是打扫房间，而不是擦洗汽车”还是“老张星期天通常打扫的是房间，而不是走廊”，都只能用(4c)，因为即使语义焦点仅仅是“房间”，而不是“打扫房间”，汉语语法不允许说成：

(11) *老张星期天打扫通常房间。

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汉语不得不采用其他办法来提示语义焦点，我们在下一节讨论。

算子后面的部分就是它的辖域(scope)，算子可以与辖域内任何一个成分关联，使它成为语义焦点，但是辖域外的成分不能成为语义焦点。有关辖域的问题下文还要研究。辖域是一个区域，焦点可能是辖域内的部分词语，也可能是其中全部词语。

3. 语义焦点的表现形式

英语和一些其他印欧语中焦点敏感算子不能浮动到临近语义焦点的位置，这类语言依靠语音手段来标语义焦点。汉语的焦点敏感算子可以浮动到相对接近语义焦点的位置，但不能在任何结构中绝对紧靠语义焦点，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采用语音手段。相当于(4)的英语句子是(12)。

(12) a. **John** usually cleans the bedroom on Sundays.

b. John usually cleans the bedroom on **Sundays**.

c. John usually cleans the **bedroom** on Sundays.

三句中焦点敏感算子“usually”出现在同一位置上，而英语这类句子的语调必须在句中某处下降，在音系学上称为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核心重音位于哪里，哪里就是语义焦点。(12)中三句句子的语义焦点分别为用黑体表示的“John”“Sundays”“bedroom”。汉语也可以重读语义焦点，但是不像英语那样非重读不可。

汉语在什么情况下重读语义焦点，在什么情况下不重读？有没有规律性？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句。

(13) 你只能轻轻地推搭扣。

焦点敏感算子是“只能”，“轻轻地推搭扣”在它的辖域内，辖域内任何成分都可以作语义焦点。根据我的语感，当语义焦点是“搭扣”，“推搭扣”，“轻轻地推搭扣”时，虽然可以重读，但不一定要重读；而当语义焦点是“轻轻地”或者“推”时，倾向于重读。

(14) a. 你只能轻轻地推搭扣(千万不能用力)。

b. 你只能轻轻地推搭扣(千万不能拉)。

这语感是不是正确，最好通过语音实验测试。^[2]如果正确，那么汉语和英语等许多其他语言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以下是文献中反复引用的一个经典例子。

(15) He was [warned to [look out for [an ex-convict with a [red [shirt]]]]].

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一个穿红衬衫的判过刑的人。

这个句子中没有焦点敏感算子，所以没有语义焦点，只有信息焦点。句子中任何一层括弧中的成分都可能成为焦点，而不论哪一层括弧中的结构成分作为焦点，无论焦点是名词，是名词词组，是介词词组，还是动词词组，核心重音都落在句末宾语“shirt”上。这就是文献中常常提到的“焦点投射”(focus projection)。而当焦点不是上述成分，而是修饰语“red”或者单个动词“look”时，就要重读修饰语或单个动词。很可能焦点投射的概念在确定汉语的语义焦点时也有所体现。

4. 关联所受的条件限制

虽然总的说来焦点是语用概念，汉语中焦点敏感算子究竟可以以哪个成分为其语义焦点，不可以以哪个成分为其语义焦点，要受到一定的句法限制。以下我们来讨论两条限制，一条是统制(c-command)，另一条是区域性条件(locality condition)。

4.1. 统制

语义焦点必须位于焦点敏感算子的辖域之内。那么焦点敏感算子的辖域又是怎么确定的呢？汉语中焦点敏感算子的辖域就是算子统制的范围。根据 Cinque (1999)的看法，焦点副词位于动词词组(VP)或句子(IP)的标志语(Spec)位置，统制动词词组或句子的其他成分。所谓甲统制乙就是甲处于比乙更加突出的(prominence)、占优势的结构位置，我们不妨称为优势性。^[3]

我们来看徐烈炯(2001)中举过的一个例子：

(16) 行李必须提着。

句中“必须”是焦点敏感算子，语义焦点是“提着”，不论怎么读这句话的意思都是：如果旅客有行李，必须拿在手里，不能放在架上。如果不把它与其他语言比较不会注意到这里有问题。相当于(16)的英语句子是：

(17) Baggage must be carried.

这个句子有歧义。如果重读动词“carry”，动词是语义焦点，句子意思和汉语句子(16)一样。但是如果重读名词“baggage”，名词成了语义焦点，可以理解为：必须提一件行李在手，也就是说不可以不带行李。后一层意思汉语句子(16)是没有的，这句话无论重读动词词组“提着”，还是重读名词“行李”，都不产生歧义。原因在哪里？英语用语调标

焦点,只要核心语调落在某个成分上,它就是焦点,并不一定要受焦点敏感算子的统制。而汉语焦点不论是否重读,必须要受焦点敏感算子的统制,(16)中宾语“行李”前置成了话题,一旦移出了焦点敏感算子统制的辖域之外,即使重读也不能作为语义焦点。焦点仍然只能是处于算子统制的辖域之内的“提着”。如果要把“行李”作为焦点,表示非提行李不可,必须把它置于算子统制的辖域之内,说成:

(18) 必须提一件行李。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19) 课堂上必须说英语。

焦点敏感算子“必须”的语义焦点是“英语”,句法上“必须”统制“英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课堂上不能说英语以外的语言,例如汉语。假如改说成:

(20) 英语课堂上必须说。

“必须”不再统制“英语”,“英语”不能成为“必须”的语义焦点,而是徐烈炯、刘丹青(1998)所说的话题焦点。整句话的意思就变成:在课堂上英语是一定要说的,但是说其他语言也是允许的。

其他焦点敏感算子也必须统制语义焦点。有些研究否定结构的著作以为下面一个否定句中的主语如果重读也可以成为语义焦点。

(21) 小张不去。

好几篇文章都持这一观点。其实这是误解。如果重读主语,那么它可以成为对比性话题,即徐烈炯、刘丹青(1998)所说的话题焦点,但不是与焦点敏感算子关联的语义焦点,语义焦点还是在否定辖域之内的动词。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一个主语带全称量词的句子来检测。

(22) 每个人都不去。

假如算子可以与辖域外的主语关联,那么否定算子应该可以否定全称量词,然而即使重读主语“每个人”,这个句子的意思仍然只能是没有一个人去,不会是并非每个人都去,即有人去,有人不去。

4.2. 区域性条件

有些语法操作只能在一定的结构范围之内进行,不能超出范围,这种限制称为区域性条件。形式语法限制对区域性条件做过透彻的研究,发现有好些现象在别的语言中要受区域性条件限制,而在汉语中却不需要。在焦点敏感算子与其语义焦点的关联问题上,却恰恰相反,汉语要受区域性条件限制,而许多别的语言不需要。下面举几个例子。

(23) He didn't visit Dr Lee because he was ill.

(24) 他不去看李医生因为他病了。

(25) 他去看李医生不是因为他病了。

英语句子(23)有歧义,可以相当于(24),也可以相当于(25)。而相应的汉语句子(24)没有歧义。假如(23)和(24)的结构基本一致,那么似乎汉语要求焦点敏感算子与其语义焦点必须位于同一分句内,而英语没有这种区域性条件限制。

Bayer (1996:16) 举下面一个句子来说明英语焦点敏感算子及其语义焦点之间的距离可以相隔不止一个分句。

(26) John even had [the idea [that his boss would be mad at him [when he

wears jeans]]].

这句中的焦点敏感算子“even”可以跨越同位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的界限，以后面的“jeans”为语义焦点。^[4]大致相当于(26)的汉语句子(27)就要受到区域性条件限制。

(27) 小张甚至认为[老板会对[他穿牛仔裤]发怒]。

焦点敏感算子“甚至”只能以“认为”或者“认为老板会对他穿牛仔裤发怒”作为语义焦点，而不能以其中的“牛仔裤”作为语义焦点。

以前我们看到过好多例子都是英语句子受区域性条件限制，而相应的汉语句子不受区域性条件限制，最典型的例子有：

(28) a. [John said [Bill hated himself]].

b. [小张说[小李恨自己]]。

英语句子(28)中的反身代词只能近指内层句中主语，而汉语句子可以远指外层句中主语。区域性条件之类很可能是各种语言普遍存在的规律，很难想象词语不与近处成分发生关系只与远处成分发生关系。各种语言的不同在于同样的普遍规律可能体现在不一样的语言现象中。

5. 结 语

“焦点”有几个不同的概念，除了常说的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以外，还有语义焦点。真值条件语义学对语义焦点很有研究，国内的语法学界不用“语义焦点”这一名称，而把焦点敏感算子与语义焦点之间的关联称为语义指向。这种语义指向各国语言中都存在，并不是汉语的特色。

这种语义指向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其他语言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语法化，但是汉语和英语这方面的语法化有不同的地方。汉语主要用语法手段，允许焦点敏感算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以便尽可能靠近与之关联的语义焦点。由于汉语可以通过语序来标定语义焦点，就不像英语那样必须通过重音语调手段体现。

汉语和英语另外两个不同之处是：汉语的语义焦点必须处于算子统制的辖域之内；汉语要求焦点敏感算子与其语义焦点必须位于同一分句内，受到区域性条件限制。统制，即优势性，优势性和区域性都是基本的普遍语法概念，各种语言的许多现象都有所体现，例如在英语中体现在反身代词的回指，在汉语中体现在语义焦点的指向。汉语并非不受普遍语法制约，等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国外语言学家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之后，才会认识到汉语原来和外语一样要受普遍语法制约。然而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外语中某一现象受某种制约，汉语的同类现象也必然受相同的制约。

附注

*有关汉语焦点敏感算子与语义焦点之间的关联，作者曾于2001年初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作过报告，2000-2004年在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就语义焦点的问题讲过多次。退休之

后承湖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聘任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在回国期间提供研究方便，特此致谢。

- [1] 在北京语言大学报告时，听众中有人问为什么没有提到“都”。“都”是不是焦点敏感算子，问题比较复杂，研究“都”的文章超过 100 篇，本文不涉及。
- [2] 北京大学周韧同学给了我一篇研究汉语焦点结构韵律的论文稿，期望不久能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发表。
- [3] 统制是生成语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句法概念，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如果有的读者不熟悉结构层次概念，不妨暂且用语序先后概念来替代。下文用的例子中 A 统制 B，正巧 A 都位于 B 之前。
- [4] 据说有的说英语的人语感与 Bayer 不同。

参考文献

- 齐沪扬 2003 语气副词的语用功能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李宝伦、潘海华、徐烈炯 2003 对焦点敏感的结构及焦点的语义解释，《当代语言学》第 1-2 期。
- 徐烈炯 2001 焦点的不同概念及其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现代中国语研究》第 3 期。
- 徐烈炯、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潘海华主编 2005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张伯江、方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 Bayer, Josef. 1996. *Directionality and Logical Form: On the Scope of Focusing Particles And Wh-in-situ*. Dordrecht: Kluwer.
- Cinque, Guglielmo.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 239-298.
- Hajičová, Eva, Barbara H. Partee & Petr Sgall. 1998. Topic-Focus Articulation, Tripartite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Content. Dordrecht: Kluwer.
- Partee, Barbara H. 1991. Topic, focu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oceedings from SALT 1*, ed. by Steven Moore and Adam Zachary Wyn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 Partee, Barbara H. 1999. Focus, quantification, and semantic-pragmatic issues. In *Focu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ed. by Peter Bosch and Rob van der Sandt. 187-212.
- Rooth, Mats.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Semantic Focus

Xu Liejiong

Abstract: Generally, Indo-European languages use more syntactic devices than Chinese. The seman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and the focused expression is an exception. It is realized phonologically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but syntactically in Chinese, in which the operator floats as close to

the focus as possible, subject to certain structural conditions such as c-command and locality. It shows that such syntactic constraints do exist in Chinese, at least in focus association, though not in reflexive binding, etc.

Keywords: focus;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syntactic constraints